

# 漫谈现代箏曲中的文人情怀

王金君

**摘要：**历经千年发展的箏，在漫长的岁月中积累了成千上万的曲目，风格迥异、题材丰富。更加之流派、传承的不同，使得传统曲目渲染上了鲜明的地域特征，内中充满了各色元素——通俗的、文人的，不一而足。使得外人不易洞彻。然凡事总有例外——《渔舟唱晚》（以下简称《渔》曲）便是一首大家都能够听得懂，却又融入了地方特色又饱含文人情怀的百年经典。本文将从《渔》曲出发，试寻现代创作箏曲中闪烁的文人情怀。

**关键词：**创作箏曲；文人情怀；演奏感悟；文化素养

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。

渔舟唱晚，响穷彭蠡之滨，  
雁阵惊寒，声断衡阳之浦。”

——出自唐 王勃《滕王阁序》的这段精彩文字，便是传为百年名曲《渔舟唱晚》（以下简称《渔》曲）名称与意境之出处。

凡念起《渔》曲之名，脑海之中便已回响起它悠扬的旋律来，上滑音与八度旋律音程的前后搭配构建起一派天地浩渺、水波粼粼景象，似雁声、似水声……最妙在回旋不绝，一副清淡水墨呼之欲出。虽其萌自山东传统箏曲，却文人气息浓重，结合其成曲年代以及原始作者金灼南先生生平际遇，更可隐隐品出些如天地苍茫、人之一芥的苍凉气息。可谓开近现代箏曲之文人风先河。

本文仅拣选一二熟耳曲目，从个人观点出发，试寻箏之文人情怀今况。

## 茕茕子立、清影幽香远 ——之《莲花谣》

自古莲花便被赋予高洁、不乱的品格，广为文人喜爱。在众咏莲作品之中，又独以北宋学者周敦颐的《爱莲说》最广为人知——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净植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”。此曲以“莲”立意，是作者文人情怀第一体现。

作品一开始，并不以描摹“莲”的形象单刀直入，而是以晨露、微风入笔，俗语谓：倒吃甘蔗渐入佳境，又或入一园林，其景必不能一览无余，须得有些遮掩、层次递进，方显其含蓄之美。转看引子导语：自由地 静谧地。虽是这么些，可在实际演奏中，却是要在串串露珠被微风吹落的喧闹中来体现出“莲”的静。此是反衬手法。

进入舒展的慢板，左手疾徐有度地进行，似乎是在悠悠打着拍子，掩映在右手声部如歌谣般的旋律中间，显得格外悠远。似是真实，却是回忆中的美好。正当沉浸在对“莲”的细细品味时，一段过度又将画面转向整片莲池。忽而望见一池碧翠，清莲亭亭无数，“莲”之独幽之感戛然而止，代以跃跃的欣喜。将要呼之欲出，笔调又是一转，从六连音循环演奏转为长摇。正是这一段如歌咏一般的长摇，把人与“莲”融合在了一起——人以歌谣咏莲，莲以形影醉人。

堪堪和着这歌谣哼唱起来，忽听得微风携声，竟是将整池莲叶摩挲出声响，热闹非凡。亭亭之“莲”亦迎风展姿搏浪，丝毫不输。歌谣声穿插着微风，把莲

池化作水墨长卷，或静或动，浓淡相宜。

随一阵风浪刮过，莲池理应渐趋平静。然而此段以“长摇”为主，画写风浪过后的莲姿愈加挺拔。花蕾逐一绽放，满池芬芳，沁人肺腑。

从头至尾细听此曲，隐隐一线“孤芳”贯穿其始末。清高也好、不然也罢，都是人们赋予“莲”的，而“莲”则静静绽放，静静凋敝，不住尘世色相。想必这也是曲作者意欲探寻的最高境界。

弹奏此曲，最难之处不在技巧，而在整体结构的把握上。若是只注意细节，必定将此曲演绎成一盘散沙，不知所谓。作者在曲子的结构上运用了中国最传统的美学观念：中庸、含蓄、欲放则收。因此在处理时，要能够承前启后，不因段落之隔而造成段落间的相互独立，要利用好作者提供的每一个过渡乐句。

谱例一（摘自王建民《莲花谣》）：



谱例第一小节至第三小节是从慢板的“一枝独幽”到“一池芳华”的过渡乐句，演奏者要由慢渐快地演奏，是由小视角转向大视野，不能一蹴而就，立马提速。同时，应当控制音量音色，保持圆润晶莹、跌宕起伏之感。

要演奏好这首曲子，不仅需要高超的技巧，同样也需要有良好的国学素养。浅浅一说，已可管见作者学问之功力，我辈亦当奋起直追。

### 客舟无眠，羁旅愁断肠 ——之《枫桥夜泊》

月落乌啼霜满天，  
江枫渔火对愁眠。  
姑苏城外寒山寺，  
夜半钟声到客船。

——此诗为全唐诗最著名诗作之一《枫桥夜泊》。曲作者以曲代文，用另一种语言叙出诗人羁旅思乡愁无诉处的文人情怀。

曲首箏的泛音与钢琴细碎的伴奏相和，仿若河面细碎鳞波，映出秋月；小撮肃杀，秋夜寒意似潮袭来。“霜满天”三字紧扣。

入抒情慢板，一腔愁绪铺天盖地而来。江枫渔火，与倒影成双，诗人独卧扁舟，寂寥感顿生。这里作者运用了其擅长的织体写法，用音寥寥，正合寒夜露重、孤枕无眠之境。左手c1音时断时续，犹如渔火明灭，火光虽明，却无法彻达心扉。

写景中一顿，右手长摇c2音起，后紧接f2~d2小三度下滑音，如泣如诉、婉转惆怅至极。曲调渐转，似人转念思想，稍有旁想，又出一长摇f1音，与上句八度呼应，其后接a1~g1大二度下滑音，步步紧扣，一丝不得放松。而后数音高低跌宕，恍如万般无奈一声叹。

八分附点降e1音起，是对诗人“对愁眠”的生动刻画。思绪过一遍，辗转反侧，又思绪一遍，如此描摹，两遍恰好，再多累赘，作者巧思。第29小节末

音起则又由情入景，好似诗人辗转不能入眠，愁思满腹，起身独立船头。为下面继续描写其强烈的心理活动埋下伏笔。

曲中，情景交融式的画面暂且一方，过渡段钢琴渐进式的旋律使得满腹愁绪逐渐涨起，犹如浪头直上，劈头盖脸而来。古筝于 B 段第四小节第一拍强拍进入，跨三个八度的 C 极具力量感，紧随其后依旧是作曲者善用的 AB 式乐句结构，闻之，似愁绪在脑海不停回旋，挥之不去。51 小节起的右手主音左手连续上行音，使急迫之情油然而生——是思乡情切急于归去；还是愁绪太浓，欲速驱之？唯诗人与曲作者自知。

第 59 小节起，双手快速轮抹，如急切中之私语窃窃，是为情绪找一个出口，也是自我宽慰。随后第 69 小节起，情绪如洪，倾泻而出，跨越三个八度的快速轮抹，技巧难度极高，却也是表述急切倾诉的最佳音乐语言元素之一。仿佛诗人与曲作者找到了同一个情绪的出口，将一切释放而出。

尾声呼应引子，用音少而精，澄澈明净。点诗中后两句，箏泛音与钢琴单音遥相呼应，一刚一柔，一明一暗。是黎明之将近，客舟之远去，回归到旁观者视角，仿佛一切不曾发生过一般。

曲作者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来写整首曲子，使演奏者、听众俱都感同身受，感染力非凡。整曲以中国文人喜用元素之一“游子乡愁”贯穿，或是曲作者切身体验，亦未可知。

要演奏好这首曲子，情绪的调动与技法的精准度密切相关，因整曲用音精炼，错音即显得极其突兀。哼唱曲谱，随着旋律起伏细心地体会乐句的强弱变化、情感特征，才能将这首曲子演绎到位。

因见闻短少，兼之篇幅所限，只能拣选此一二曲作为代表，聊发议论。所述仅为个人简介，若有不妥，敬请斧正。